

# 卷六十九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一事。現身說法，當一事無成之際，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磊塊，賢者不免

碌一事無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

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

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固多矣。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

也。當此落絳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

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

破一時事之。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

卷六十九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雙紅堂小說55 D8654000

內容分類 索書號 編號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5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第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悼紅軒原本

時忽有鶯啼燕語。又如一片黑雲中。微露金龍鱗爪。文人之筆。莫可端倪。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癸丑年秋閒事。

增評補圖大觀錄項卷六十八終

弄巧用借針殺人





增評補圖大觀續卷六十九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話說尤二姐聽了又感謝不盡只得跟了他來尤氏那邊怎好不過來的少不得也過來跟著鳳姐去回方是大禮鳳姐笑道你只別說話等我去說尤氏道這個自然但有了不是往你身上推就是了說著大家先至賈母房中正值賈母和園中姐妹們說笑解悶忽見鳳姐帶了一個標緻小媳婦進來忙覷著眼瞧道這是誰家的孩子好可憐見兒的鳳姐上來笑道老祖宗倒細細的看著好不好說著忙拉二姐兒道這是太婆婆快叩頭二姐兒忙行了大禮展拜起來又指著眾姊妹道這是某人某人你先認了太太瞧過了再見禮二姐兒聽了一一又從新故意的問過垂頭站在傍邊賈母上下瞧了一遍因又笑問你姓什麼今年十幾歲了鳳姐忙又笑道老祖宗且別問只說比我俊不俊賈母又帶上了眼鏡命鴛鴦琥珀把那孩子拉過來我瞧瞧肉皮兒眾人都抿著嘴兒笑著推他上去賈母細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拏出他的手來我瞧瞧賈母瞧畢摘下眼鏡來笑說道竟是

丑百兩之力也

標緻小媳婦五字妙此從賈母眼中看出可知標緻二字老少皆讚得

看人必帶眼鏡恐花  
在霧中看也予苦短  
視每逢醜觀領略恒  
疏茲觀神史得觀人  
法買母亦要瞧瞧皮肉  
兒

一語刺心

鳳姐帶二姐見太婆  
婆求發慈心少選見  
王夫人即說老太太  
之意欺弄眾人如小

無一著備留得不惡

今之為官者大抵如  
此

補置已發

賈母那假謙耶讀者  
自知

將一切不是處都推  
到珍兒身上鳳姐真  
惡

需要如此說惡極

賈母自是正論

處又從尤二姐問

管他計較得不錯

個齊全孩子我看比你還俊些呢。鳳姐聽說笑著忙跪下，將尤氏那邊所編之話，一五一十細細的說了一遍。少不得老祖宗發慈心，先許他進來住一年，後再圓房。賈母聽了道：「這有什麼不是？既你這樣賢良很好，只是一年後方可圓得房。」鳳姐聽了，叩頭起來，又求賈母著兩個女人一同帶去見太太們，說是老祖宗的主意。賈母依允，遂使二人帶去。見了邢夫人等，王夫人正因他風聲不雅，深為憂慮，又是一個入籠籠中，反跌一筆。見他今行此事，豈有不樂之理？於是尤二姐自此見了天日，搬到廂房居住。鳳姐一面使人暗暗調唆張華，只叫他要原妻這裏還有許多陪送外，還給他銀子安家。過活張華原無膽無心告買家的，後來又見賈蓉打發了人對詞，那人原說的張華先退了親，我們原是親戚，接到家裏住著是真，並無娶之說。皆因張華拖欠我們的債務，追索不給，方誣賴小的主兒。那個察院都和賈王兩處有瓜葛，況又受了賄，只說張華無賴，以窮訛詐，狀子也不收，打了一頓趕出來。慶兒在外替張華打點，也沒打重，又調唆張華說道：「親原是你家定的，你只要親事，官必還斷給你。於是又告王信那邊，又透了消息與察院，察院便批張華借欠賈宅之銀，令其限內按數交還。其所定之親，仍令其有力時娶回，又傳了他父親來當堂批准。他

父親亦係慶兒說明，樂得人財兩進，便去買家領人。鳳姐一面嚇的來回賈母說：「如此這般都是珍大嫂子幹事，不明那家，豈沒退準？惹人告了如此官，斷賈母聽了，忙喚尤氏過來，說他做事不妥，既你妹子從小與人指腹為婚，又沒退斷，使人告了，這是什麼事？」尤氏聽了，只得說他連銀子都收了，怎麼沒準。鳳姐在傍說：「張華的口供上現說沒見銀子，也沒見人去他老子，又說原是親家說過一次，豈沒應準？親家死了，你們就接進去做二房，如此沒有對証話，只好由他去混說。幸而璉二爺不在家，不會圓房，這還無妨。只是人已來了，怎麼送回去，豈不傷臉？」賈母道：「又沒圓房，沒的強占人家有夫之人名聲也不好。不如送給他去，那裏尋不出好人來？」尤二姐聽了，又回賈母道：「我母親實于某年某月某日，給了他二十兩銀子退準的，他因窮急了告，又翻了口。我姐姐原沒錯，辦賈母聽了，便道：「可見刁民難惹。既這樣，鳳了頭去料理料理。鳳姐聽了無法，只得應著回來，只命人去找賈蓉。賈蓉深知鳳姐之意，若要使張華領回，成何體統，便回了賈珍，暗暗遣人去說張華：「你如今既有許多銀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管執定主意，豈不怕爺們一怒尋出一個由頭，你死無葬身之地？你有了銀子，回家去，什麼好人尋不出來？你若

這華鳳姐之計不

無一面不想

從此二姐死定矣

復又計殺張華忍心  
之計鳳姐諒不至此  
或作者心中自有這  
人骨眼在喉必吐之  
而始快  
狂兒有計較

說得順像

情得特筆

必有之事

又是鳳姐作料

秋桐送來一刺未除  
又生一刺此際須要  
計較方無肘腋之患  
其殺了二姐再殺秋  
桐豈從國策得來

一計惡一計善真惡  
見其人

難得為姐姐關照

走呢還賞你些路費張華聽了心中想了一想這倒是好主意和父母商議已定約共也得了有百金父子次日起了五更便回原籍去了賈蓉打聽得真了來回了賈母鳳姐說張華父子妄告不實懼罪逃走官府亦知此情也不追究大事完畢鳳姐聽了心中一想若必定著張華帶回二姐兒去未免賈璉回來再化幾個錢包占住不怕張華不依還是二姐兒不去自己拉絆著還妥當且再作道理只是張華此去不知何往倘或他再將此事告訴了別人或日後再尋出這由頭來翻案豈不是自己害了自己原先不該如此將刀靶付與外人去的因此悔之不迭復又想了一個主意出來悄悄命旺兒遣人尋著了他或說他做賊和他打官司將他治死或暗使人算計務將張華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譽旺兒領命出來回家細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大做人命關天非同兒戲我且哄過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幾日回來告訴鳳姐只說張華因有幾兩銀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打悶棍的打死了他老子嚇死在店房在那裏驗尸掩埋鳳姐聽了不信說你要撒謊我再使人打聽出來敲你的牙自此方丟過不究鳳姐和尤二姐和美非常竟比親姊妹還勝幾倍那賈璉

來了

一日事畢回來先到了新屋中已經靜悄悄的關鎖只有一個看房子的老頭兒

賈璉問起原故老頭兒細說原委賈璉只在燈中際足少不得來見賈赦與邢夫人將所完之事回明賈赦十分歡喜說他中用賞了他一百兩銀子又將房中一

個十七歲的了鬟名喚秋桐賞他為妾賈璉叩頭領去喜之不盡見了賈母合家

眾人回來見了鳳姐未免臉上有些愧色誰知鳳姐反不似往日容顏同尤二姐

一同出來敘了寒溫賈璉將秋桐之事說了未免臉上有些得意驕矜之色鳳姐

聽了忙命兩個媳婦坐車在那邊接了來心中一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說不

得且吞聲忍氣將好顏面換出來遮飾一面又命擺酒接風一面帶了秋桐來見

賈母與王夫人等賈璉心中也暗暗的納罕且說鳳姐在家外面待尤二姐自不

必說的只是心中又懷別意無人處只和尤二姐說妹妹的聲名很不好聽連老

太太太太們都知道了說妹妹在家做女孩兒就不乾淨又和姐夫來往可見沒

人要的你揀了來還不休了再尋好的我聽見這話氣的什麼兒是的後來打聽是誰說的又察不出來這日久天長這些奴才們跟前怎麼說嘴我反弄了魚頭來折說了兩遍自己已氣病了茶飯也不吃除了平兒眾了頭媳婦無不言三語

已打疊一種主意矣  
此又是什麼心機

秋桐上手矣

明槍易躲暗箭難防  
二姐危矣  
鳳姐真能惡擺佈到  
此地位而不怨鳳姐很  
極之為人可知矣

見食化食原是此等  
人通病於疑二何尤  
焉

嗚呼可畏吾不知此  
等惡婦天地間有幾  
個也

猶將不如激將秋桐  
亦入其彀矣

榮榮口口擡高風奶  
奶秋桐真入彀而不  
知者虧得鳳姐奶籠  
絡到此地位吾真畏  
其人

似乎亦怕秋桐者

又用一把反背刀秋  
桐之言皆鳳姐之言  
也  
嬌俏生妬不堪之論  
賈母獨說二姐其明  
於遠而暗於近乎  
此層是鳳姐心中要  
著  
推倒嬌婿順水船亦  
是天下通病  
平兒是假好否則果  
能力回鳳姐亦不致  
下此毒手

使這兒見此形容其  
心當更淡矣  
其實地原與妹子相  
皮

四指桑說槐暗相譏刺且說秋桐自以為係賈赦之賜無人僭他的連鳳姐平兒  
皆不放在眼裏豈容那先姦後娶沒漢子要的婦女鳳姐聽了暗樂自從糴病便  
不和尤二姐吃飯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飯到他房中去吃那菜飯都係不堪之物  
平兒看不過自拏了錢出來弄菜與他吃或是有時只說和他園中去頑在園中  
廚內另做了湯水與他吃也無人敢回鳳姐只有秋桐撞見了便去掉舌告訴鳳  
姐說奶奶名聲盡是平兒弄壞了的這樣好菜好飯浪著不吃卻往園裏去偷吃  
鳳姐聽了罵平兒道人家養貓拏耗子我的貓只倒咬雞平兒不敢多說自此也  
要遠著了又暗恨秋桐園中姊妹一千人暗為二姐耽心雖都不敢多言卻也可  
憐每當無人處說起話來尤二姐拭眼抹泪又不敢抱怨鳳姐兒因無一點壞形  
賈璉來家時見了鳳姐賢良也便不畱心況素昔見賈赦姬妾了囊最多賈璉每  
懷不軌之心只未敢下手今日天緣湊巧竟把秋桐賞了他真是一對烈火乾柴  
如膠投漆燕爾新婚連日那裏拆得開賈璉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漸漸淡了只有  
秋桐一人是命鳳姐雖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發脫二姐用借刀殺人之法坐山  
觀虎鬪等秋桐殺了尤二姐自己再殺秋桐主意一定沒人處常又私勸秋桐道

你年輕不知事他現是二房奶奶你爺心坎兒上的人我還讓他三分你去硬撞  
他豈不是自尋其死那秋桐聽了這話越發惱了天天大口亂罵說奶奶是軟弱  
人那等賢惠我卻做不來奶奶把素日的威風怎麼都沒了奶奶寬洪大量我卻  
眼裏揉不下沙子去讓我和這倡婦做一回他纔知道呢鳳姐兒在屋裏只糴不  
敢出聲兒氣得尤二姐在房裏哭泣連飯也不吃又不敢告訴賈璉次日賈母見  
他眼睛紅紅的腫了問他又不說秋桐正是抓乖賣俏之時他便悄悄的告訴  
賈母王夫人等說他專會作死好好的成天喪聲嘆氣背地裏呢二奶奶和我早  
死了好和二爺一心一計的過賈母聽了便說人太生嬌俏了可知心就嫉妬了  
鳳了頭倒好意待他他倒這樣爭鋒吃醋可知是個賤骨頭因此漸次便不大喜  
歡眾人見賈母不喜不免又往上踐踏起來弄得這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  
還是虧了平兒時常背著鳳姐與他排解那尤二姐原是花為腸肚雪作肌膚的  
人如何經得這般折磨不過受了一月的暗氣便懨懨得了一病四肢懶動茶飯  
不進漸次黃瘦下去夜來合上眼只見他妹妹手捧鴛鴦寶劍前來說姐姐你為  
人一生心癡意軟終吃了這虧休信那妬婦花言巧語外作賢良內藏奸猾他發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悼紅軒原本

此卻是三姐說得到  
做得到者惜乎早死  
不得見其一番力量  
也

二姐偈矣

一字百迴旋一語千  
鳴咽令我忍卒讀

二姐命應絕矣來者  
無非催命鬼耳

偏是庸醫偏有此等  
議論

此非寫胡君榮之體  
色也正寫出二姐之  
何況平時

胡君榮切脈滿面  
賦理者遊庸醫看  
每欲益反損其戒  
之便  
罪益深矣胡醫其  
也

不知那一方的入又  
要遭劫了  
凡美人未有不血氣  
虧弱者

鳳姐身懸計連天  
地都要欺進在內  
讀之願代二姐其  
耶假耶願代二姐  
陰人沖犯不旋踵  
詩曰有冤愛維羅  
於羅其斯之謂與  
是年文云秋桐七  
是丁酉年生宜作  
是方合原刻作屬  
於理不合今改正

很定要弄你一死方罷若妹子在世斷不肯令你進來就是進來亦不容他這樣  
此亦係理數應然只因你前生淫奔不才使人家喪倫敗行故有此報你速依我  
將此劍斬了那妬婦一同歸至警幻案下聽其發落不然你則白白的喪命且無  
人憐惜尤二姐哭道妹妹我一生品行既虧今日之報既係當然何必又生殺戮  
之冤三姐兒聽了長嘆而去尤二姐驚醒卻是一夢等賈璉來看時因無人在側  
便哭著合賈璉說我這病不能好了我來了半年腹中已有身孕但不能預知男  
女倘老天可憐生了下來還可若不然我的命還不能保何況于他賈璉亦哭道  
你只放心我請名人來醫治於是出去即刻請醫生誰知王太醫此時也病了亦  
謀幹了軍前效力回來好討廕封的小厮們走去便仍舊請了那年給晴雯看病  
的太醫胡君榮來診視了說是經水不調全要大補賈璉便道已是三月庚信不  
行又常嘔酸恐是胎氣胡君榮聽了復又命老婆子請出手來再看了半日說若  
論胎氣肝脈自應洪大然木盛則生火經水不調亦皆因肝木所致醫生要大膽  
須得請奶奶將金面略露一露醫生觀看氣色方敢下藥賈璉無法只得命將帳  
子掀起一縫尤二姐露出臉來胡君榮一見早已魂飛天外那裏還能辨氣色一

時掩了帳子賈璉陪他出來問是如何胡太醫道不是胎氣只是瘀血凝結如今  
只以下瘀通經要緊于是寫了一方作辭而去賈璉令人送了藥禮抓了藥來調  
服下去只半夜光景尤二姐腹痛不止誰知竟將一個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來  
於是血行不止二姐就昏迷過去賈璉聞知大罵胡君榮一面遣人再去請醫調  
治一面命人去找胡君榮胡君榮聽了早已捲包逃走這裏太醫便說本來血氣  
虧弱受胎以來想是著了些氣惱鬱結於中這位先生誤用虎狼之劑如今大人  
元氣十傷八九一時難保就愈煎丸二藥並行還要一些閒話閒事不聞庶可望  
好說畢而去也開了個煎藥方子並調元散鬱的丸藥方子去了急的賈璉便查  
誰請的姓胡的來一時查出便打了個半死鳳姐比賈璉更急十倍只說嗒們命  
中無子好容易有了一個遇見這樣沒本事的大夫來於是天地前燒香禮拜自  
己通誠禱告說我情願有病只求尤氏妹妹身體大愈再得懷胎生一男子我願  
吃長齋念佛賈璉眾人見了無不稱讚賈璉與秋桐在一處鳳姐又做湯做水的  
著人送與二姐又叫人出去算命占卦偏算命的回來又說係屬雞的陰人沖犯  
了大家算將起來只有秋桐一人屬雞說他沖的秋桐見賈璉請醫調治打人罵

翻人底裏秋桐亦太無忌矣

口齒亦頗利害竟把買二爺當一個忘八看此等惡婦亦可殺

天下最可恨者惟妬婦然婦人安可不妬倘任男子放蕩與已毫無芥蒂其心難問矣若鳳之摧花折樹則為民氣所鍾增減一字出入罪名不少

其受病也益深矣

還是平姑娘調停一番然終何益於事

生金可以墜死其價翹貴或在乎此

豈不感見此理

從容之至

平兒眼裏久已看不過去

大書特書

可知公道自在人心此處必提出假意者言其假意哭即真心歡喜也

狗為尤二姐十分盡心他心中早浸了一缸醋在內了。今又聽見如此說他沖了鳳姐兒。又勸他說他暫且別處躲幾日。再來秋桐便氣得哭罵道理。那起餓不死鳳姐亦的雜種混嚼舌根。我在。其。中。和他井水不犯河水。怎麼就沖了他好個愛八哥兒在外頭。什麼人。不見偏來了。就沖了我。還要問問他呢。到底是那裏來的孩子。他不過哄我們。那個棉花耳朵的爺罷了。總有孩子。也不知張姓王姓的奶奶。希罕那雜種羔子。我不喜歡。誰不會養。一年半載。養一個倒還是一點攪雜沒有的呢。眾人又要笑。又不敢笑。可巧邢夫人過來。請安。秋桐便告訴邢夫人道。二爺二奶奶要攆我回去。我沒了安身之處。太太好歹開恩。邢夫人聽說。便數落了鳳姐兒一陣。又罵賈璉不知好歹的種子。憑他怎樣。是你父親給的。為個外來的攢他。連老子都沒了。說著賭氣去了。秋桐更又得意。越發走到窗戶根底下。大罵起來。尤二姐聽了。不免更添煩惱。晚閒賈璉在秋桐房中歇了。鳳姐已睡。平兒過尤二姐那邊來。勸慰了一番。尤二姐哭訴了一回。平兒又囑付了幾句。夜已深了。方去安息。這裏尤二姐心中自思。病已成勢。日無所養。反有所傷。料定必不能好。況胎已經打下。無甚懸心。何必受這些零氣。不如一死倒還干淨。常聽見人說。生金子可以墜死。

豈不比上吊自刎。又干淨。想畢。硬撐起來。打開箱子。找出一塊生金。也不知多重。哭了一回。外邊將近五更。天氣那二姐咬牙很命。便吞入口中。幾次直脖子咽了下去。於是趕忙將衣服首飾穿戴齊整。上炕。踢下當。下人不知。鬼不覺。到第二日早晨。了鬢媳婦們見他不叫人。樂得自己梳洗。鳳姐秋桐都上去了。平兒看不過。說了頭們。就這等沒人心的。打著罵著。使也罷了。一個病人。也不知可憐可憐他。雖好性兒。你們也該掣出個樣兒來。別太過逾了。牆倒眾人推。了鬢聽了。急推房門進來。看時。卻穿戴的齊齊整整。死在炕上。於是方嚇慌了。喊叫起來。平兒進來。瞧見不禁大哭。眾人雖素昔懼怕鳳姐。然想尤二姐實在溫和。憐下如今死去。誰不傷心。落泪。只不敢與鳳姐看見。當下合宅皆知。賈璉進來。樓尸。大哭不止。鳳姐也假意哭道。很心的妹妹。你怎麼丟下我去了。孤負了我的心。尤氏賈蓉等也都來哭了一場。勸住賈璉。賈璉便回了王夫人。討了梨香院。停放五日。搬到鐵檻寺去。王夫人依允。賈璉忙命人去往梨香院。收拾停靈。將二姐兒擡上去。用衾單蓋了。八個小廝和八個媳婦圍隨。擡往梨香院來。那裏已請下天文生。擇定明日寅時入殮。大吉。五日出不得七日。方可。賈璉道。竟是七日。因家叔家兄皆在外。小喪。



千病甚事

三房秋桐也

太周到矣極寫出鳳姐處處精細

五百兩頭呢

鳳姐之惡真有之不可盡言

那裏去了哦我早已知之矣

鳳寫到鳳姐無處不惡

可憐可憐

平兒眼中著實看不過去

不敢久停。天文生應諾寫了殃榜而去。寶玉一早過來陪哭一場。眾族人都都來了。賈璉忙進去找鳳姐要銀子治辦喪禮。鳳姐兒見擡了出去。推有病。回老太太太太說我病著。忌三房不許我去。我因此也不出來穿孝。且往大觀園中來。遠過羣山至北界牆根下往外聽了一言半語回來。又回賈母道如此。這般賈母道信他胡說。誰家勞病死的孩子不燒了也認真開喪破土起來。既是二房一場。也是夫妻情分。停五七日擡出來。或一燒或亂葬墳上埋了。完事。鳳姐笑道。可是這話。我又不勸他。正說著了鬢來請鳳姐道。二爺在家等著奶奶。拿銀子呢。鳳姐兒只得來了。便問他什麼銀子。家裏近日艱難。你還不知道。嗒們的月例。一月趕不上一月。昨兒我把兩個金項圈當了三百兩。用剩了還有二十幾兩。你要就拏去說著。命平兒拏了出來。遞與賈璉。指著賈母有話又去了。恨得賈璉無話可說。只得開了尤氏箱籠去拏自己體己及開了箱櫃一點無存。只有些折簪爛花並幾件半新不舊的綉絹衣裳。都是尤二姐素日穿的不禁。又傷心哭了。想著他死得不分明。又不敢說。只得自己用個包袱一齊包了。也不用小厮了。鬢來拏自己提著來燒。平兒又是傷心又好笑。連忙將二百兩一包碎銀偷了出來。悄遞與賈璉。

道。你別言語。纔好。你要哭。外頭有多少哭不得。又跑了。這裏來點眼。賈璉便說道。你說得是。接了銀子。又將一條汗巾遞與平兒。道。這是他家常繫的。你好生替我收著。做個念心兒。平兒只得接了。自己收去。賈璉有了銀子。命人買板進來。連夜趕造。一面分派了人口守靈。晚上自己也不進去。只在這裏伴宿。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尤二姐被賺進園。已落深阱。即無秋桐亦斷不能久活。今又添一秋桐。其死更速。

鳳姐既暗害二姐。又欲暗害張華。刻毒陰險。令人可怕。旺兒之說誑。與平兒之慈心。皆是反襯鳳姐之妬惡。

秋桐之肆潑。是鳳姐之挑唆。然秋桐異時之被遣。已於此日埋根。胡醫生誤用打胎藥。不過了結二姐身孕。以便速死。其實墮胎亦死。不墮胎亦死。與胡醫無涉。

賈璉開二姐箱櫃。一槩無存。是暗補鳳姐早已搜羅情事。

第六十三回下半回。至六十九回一大段。應分四小段。六十三下半回為一段。敘賈敬暴亡。為接尤老娘母女暫住甯府之由。六十四回六十五上半回為一段。敘賈璉之偷娶尤二姐。六十五下半回六十六回為一段。敘尤三姐自刎。柳湘蓮出家。了結兩人因果。六十七八九回為一段。敘王鳳姐設計陰毒。尤二姐落阱吞金。了結二姐公案。中間夾敘黛玉悲吟思鄉。是借作反襯引綫。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已入癸丑之冬。下回接入甲寅年事。冬月無事。故不詳寫。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六十九終

木黛玉  
重建地  
谷社

